

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1350号鄖王晉戈铭文考释

陆东辉

(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,福建 福州 350007)

摘要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收录的11350号鄖王晉戈是鄖君戈兵器中铭文较为完整的一款戈兵器。在戈的正面刻有鄖君兵器的一般体例性铭文,即鄖君名(晉)→授予意义的动词(受)→配属对象(形議)→戈名(鎒),戈的背面还刻有兵器的主办者右工尹“青”和兵器的实际制造者“竖”。整个戈铭文可释为:燕王晉监制,由右工尹青主办、工匠竖为仪仗队制造的鎒。

关键词:战国文字;殷周金文集成;鄖君戈;铭文格式;铭文考释

中图分类号:K877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4-5639(2016)01-0131-05

DOI:10.14091/j.cnki.kmxyxb.2016.01.021

The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11350th Dagger – axes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Y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Yin and Zhou Dynasties

LU Dong-hui

(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, Fujian Fuzhou 350007, China)

Abstract: The 11350th dagger-axe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Y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Yin and Zhou Dynasties is comparatively comprehensive. On the front of dagger-axe, the general inscriptions can be found, such as the names of the emperors, the verbs which were given the certain meaning, the signified objects and the names of the dagger-axes. On the back ar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ponsors and producers.

Key words: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; The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Yin and Zhou Dynasties; the dagger-axes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Yan; the format of the inscription;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nscription

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1350号鄖王晉戈(见图1)中的这几个字考释为:鄖王晉受,行議鎒,右攻(工)冂(尹)青,其攻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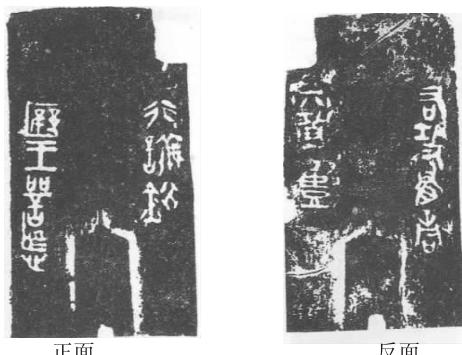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1350号鄖王晉戈

这张铭文选自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1984—1994)的第11350号戈,由于出土较早,其具体出土时间不详。

战国时期燕国文字品类丰富,种类齐全,包括铜器文字、兵器文字、货币文字、玺印文字和陶器文字等。这其中,兵器铭文的数量堪称战国列国之首,其主要有戈、矛、剑三个品类,戈数量最多,尤其是鄖君监制的戈更是难以数计。这些都是研究燕国文字、历史等极为可贵的实物材料。根据以往的研究,燕国兵器铭文的基本格式可以概括为“国君名—制造或授予意义的动词—配属对象—兵器名”。例如:

1. 鄖侯冂乍右军鎒;2. 鄖侯脣乍冂萃鎒鎒;3. 鄖

收稿日期:2015-06-08

作者简介:陆东辉(1987—),男,安徽亳州人,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古文字研究。

王職乍𠂇萃鋸;4. 鄖王戎人乍𠂇鋸。

郾君戈铭文一般都很短,且常铸刻在戈的正面。根据战国郾君戈铭文释读通例,其释读皆从左起一行读起,如果文字较多,那么戈的两面都会有铸字,但反面都是右起读起,而且内容多为主办者和制造者。

燕国兵器铭文中,有少数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。三级为燕王某,工尹,工;二级仅有工尹与工。燕国兵器铭文多是铸铭,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,仅标明燕国君之名,即以国君之名为器主。

下面对图 1 中的每一个字逐一释读(括号内的字为铭文上的字的截图):

1. “郾”(郾)字。郾指北燕,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来看,“郾”字在西周早期作“匱”形,如:匱(匱侯)、匱(復尊)、匱(匱侯旨鼎)、匱(匱伯匱)、匱(匱侯孟)、匱(董鼎)等形;后期作“匱”,如:匱(克鼎)、匱(匱公匱)等形;战国时加邑旁作“郾”,如:郾(郾王職戈)、郾(中山王方壺)等形。

《说文解字》:郾,颍川县(今河南许昌市)。从邑、匱声。指的是地名。郾,《尔雅·释鸟》:“郾,凤也,其雌黄。”“凤,一名郾。”古时,郾与燕是同音字。古郾国把凤作为图腾,凤与燕后来混同,改名为燕国。

此外,还有几种关于“郾”与“燕”关系的说法,一种是:“郾”字是由“堤堰”的“堰”和“城郭”的“郭”合并简写而形成,音同“燕,掩”,即高筑的燕窝防水淹。因为郾城地处平原,地势低洼,自古频发水灾,特别是秦汉以前,十年有九年被淹,郾城这个地方也被称为“淹”,含有“淹”之意。因人们忌讳水灾,就把三点水去掉了,商朝时,郾城就被叫作“奄”。秦汉以后更是加强了城建和治水力度,加固了河堤,筑起了城郭,郾城西关河堤上的镇河铁牛就是当时加固河堤的一个见证。后来,把郾城围起来,就像一个燕窝,所以叫“燕”。^[1]

还有一种说法是:“郾”形声字,从邑、匱声。燕国之“燕”,刻铭均作“匱”或“郾”,无作“燕”者。从字形上看:郾,左边是匱,右边是阝。汉字中,凡带阝的汉字,多与都城有关,如郑、邓、郾等。郾表示一个古代的都城。匱字,由一个匣状的匚包着匱组成。匱字上面的日,指太阳,是帝王、男性的象征,下面的

女是温柔恭顺的女子。一个太阳一样伟大、帝王一样威武的男性,领着恭顺的女妃,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,酒香飘飘,阵阵笙歌。汉字中,直接由匱构成的汉字有两个——宴和匱,它们表示的意义由匱决定,都是美好的意思。郾字外围的匚,像匣状的掩体,它将美好的匱包在其中,表示一个帝王隐退,带着女宾家眷,过着安定和乐的隐退生活。最后,匱与阝结合,构成郾字,表示一个都城,一个帝王(或帝王级的人)退休后悠游自在过日子的都城。^[2]

从历史上看:秦为什么把“郾国”改名为“燕国”?史书记载,皋陶长子伯翳为舜养马有功,于是赐姓嬴,即秦始皇嬴政的始祖;皋陶次子仲甄被封到郾,成为郾国始祖。“嬴”与“郾”同祖同宗,且对于这两个字,秦人发音相同,加之郾国已经迁徙到了燕山之地,秦既灭郾,为避其先世讳,故将“郾”易名为“燕”。

武王灭商,封召公于郾,成为郾国始祖;秦灭郾,统一六国,改“郾国”为“燕国”,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。但是对于燕国的始封地在哪里,郾国为什么改名为燕国,学界认识还不一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,郾国始封地应在河南省郾城县,而其都城则在郾城县召陵镇。

傅斯年还考证:“燕即本作郾,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,此可注意者。在汉世,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,然土壤密迩,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。近年郾城出许冲墓,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,固居今郾城治境内。曰郾曰召,不为孤证,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。”^[3]召公与召陵共用“召”字,召陵又曾隶属郾城,燕国过去又与郾国同名,这绝非历史巧合。

甲骨文中就有“燕”字,当时已有“燕山”之名,为什么要写“令克侯于‘匱’”而不是“令克侯于‘燕’”呢?再看 1997 年 7 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发掘出的郾王职剑,以及众多的郾侯戈、郾侯载戈、郾王戎人戈……再到燕国最后一个国君的郾王喜剑、郾王喜矛,燕国金石铭文,皆用“匱”或“郾”。截至目前,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“匱”或“郾”的方国,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郾国灭国之前“郾”字与“燕”字通假。由此可知,“令克侯于匱”的克罍在北京出土,只能证明匱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现在的北京,而不能证明燕国的始封地匱国就在北京。

2. “王”(王)是名义上的监造者,背面的“工尹”是主办者,“工”是制造者。

3. “𦗨”(𦗨)字。郾王𦗨(形声字,从言、叩

声)主流观点认为是燕王噲,言、口意符替换,會、呴音近,燕王噲五年(前316年)“禅让”君位于相国子之,遂引发太子平与将军市的叛乱,继而招致齐宣王武装干涉,最后齐军打败了燕国。子之和王噲死于此役,从此燕国实力大减。

𠂔旧不识,《说文解字》中没有收录这个字。李学勤、郑绍宗在《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青铜器》一文中疑𠂔为“譖”字之省,并指出陈梦家在《六国纪年》中说“王𠂔”即“王噲”,即《燕世家》易王之子“噲”,是没有根据的。^[4](陈梦家在《六国纪年》指出𠂔即噲。^[5])何琳仪认为,𠂔乃讙之异文,语根均为“呴”。“呴”与“元”声近。《尔雅·释草》:“堇,芄兰。”《说文解字》芄兰,莞也。是其佐证,而“会”与“完”是月元阴阳对转。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“会弁如星”,《吕氏春秋·上农》注引作“冠弁如星”,是其佐证。然则“噲”、“𠂔”一声之转。^[6]此字疑从言、呴声,或即古字讙字,今作喧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呴,惊呼也……读若讙。”另一种可能,呴为𠂔之省,从言,𠂔省声,即器字异文。《說文》:“器,声也……器或省。”郾王𠂔到底是哪一位燕王呢?据1973年河北易县燕下都第二十三号遗址出土108件铜戈,其中93件有王名,所涉及的燕王共四人:職、戎人、𠂔、喜。从铭文上的用字情况来看,職和戎人多用“作”(共65例,64例用“作”,1例用“授”),而𠂔和喜则多用“授”(共28例,26例用“授”,2例用“作”)。我们根据用语习惯上的雷同,似可表明𠂔和喜是世代相近的两王,喜是燕王喜,已成定论,那么𠂔则很可能就是喜的父亲燕孝王。^[7]⁶⁵黄盛璋认为,王𠂔必在燕昭王之后,王喜之前。^[8]据《燕世家》记载,在此二王之间的有惠王(七年)、武成王(十四年)、孝王(三年),他们在位期间均制造了许多兵器,仅1975年在燕下都23号遗址一次就出土了19件郾王𠂔兵器铭文,而孝王及惠王在位年数均少,故以武成王较为合适。然而以兵器的数量作为根据来推测战国时代实际兵器的数量,其类推理由显然是不够充分的,所以要想证明“郾王𠂔”就是“武成王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限于目前研究材料不足,各学者对“郾王𠂔”到底为哪一位郾王还不能得到统一的认识,“𠂔”字到底为何字尚难以解释。

4.“受”(字)。惄即“悾”字,从心,受省声,释为“授”。燕兵銘中表铸造义之常见动词,是义之“授”鲜见于他系兵銘,应该是燕国方言。有的专家认为该字通“造”,是缺乏根据的。汤余惠认为该字应该隶定为“懸”,从心从受省,或即“悾”的古文,读为“授”,表示颁发,授予。^[9]胡长春也隶作“懸”,与汤余惠观点一致。^[10]曾四美认为:这个字应该从胡长春释为“懸”,认为“懸”在銘文中读为“造”。^[11]

《说文解字》:“造,就也。从辵告声。”“造”字在两周时期的异体字较多(以下字形均来源于季旭升《说文新证》,121页): (周早·矢方彝)、 (周早·弔口父卣)、 (周中·鼎簋)、 (周晚·师同鼎)、 (周晚·颂鼎)、 (周晚·颂簋)、 (春秋早·曹公子戈)、 (春秋晚·申鼎)、 (齐·高密戈)。

从字形上看,这些“造”字字形与图1中的“”字形差异甚大,所以“”字不应释为“造”。“”既不为“造”字当为何字呢?我们还要再回到原始的字形上去观察。此字下部为“心”字清晰可辨,上部“舟”形与“爪”形交错在一起,整个字形当为从爪从舟从心的“惄”字,也即“悾”字,《说文解字》谓:“受,相付也。从辵,舟省声。”这与前文汤余惠、胡长春、曾四美等观点也是统一的。此外,朱德熙在考释重金罍铭文第七字时曾指出:“此字作‘’,前人无释,今按是‘受’字。”^[12]吴振武接着朱先生的研究指出,不管是重金罍铭文中的“”字还是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中的“”字都是“受”的省形字,比如平安君鼎铭文中的“受”字就是作“”形。^[13]其实不管是“”还是“”形,都当为“”(悾)字之变形,表示颁发或授予意。这在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兵器銘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,比如秦国“武库受属邦”即是此意。

总的来说,铸造义的动词置于“燕王”名之后,类似秦兵銘之“尊者主造”的格式。

5.“行儀”读为“行儀”,为仪仗队的名称。《说

文解字》：“行，人之步趋也。从彳，从亍。凡行之属皆从行。”由此可见，“行”本义是人走路，亦可以引申为一种步兵队伍，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将战，魏舒曰：‘彼徒我车，所遇又阨，以什共车必克。困诸阨，又克。皆请卒，自我始。’乃毁车以为行，五乘为三伍。”^[14]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语也。从言、義，義亦声。”即威儀之形。所谓“行儀”当是一种步兵仪仗队伍的名称。

6.“鎸”(𢂔)：兵器名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没有这个字。“鎸”形声字，从金、癸声，同“戣”，即文献之戣。《玉篇·金部》：“鎸，与戣同。”《集韵·至韵》：“戣，《字林》‘兵也’。或从金。”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一人冕，执戣，立于东垂；一人冕，执瞿，立于西垂。”孔安国传：“戣、瞿，皆戟属。”石永士在《郾王铜兵器研究》一文中称：鎸、鎔、鋗是根据官职等级的高低和职掌权限的不同而使用的。行政以上的官职使用的戈称“鎸”，行政以下称戈为鎔，燕王的侍卫御称戈为鋗。^[15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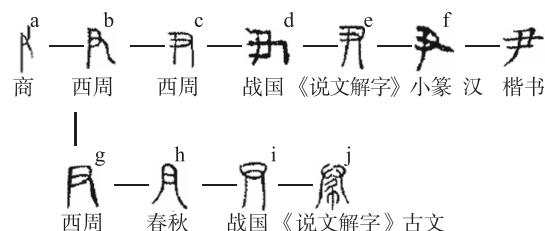
7. 右攻冓青：“攻冓”即“工尹”，主作器之官。《左传·文公十年》：“王为使工尹。”郑注：“掌百工之官也。”燕兵铭之完整形式“郾王+工尹+工”三级，与秦、三晋兵铭之“主造者（相邦、令）+工师+冶/工”三级相比照，知工尹即相当于后者之“工师”，乃负责作器事务的中层管理人员。工尹分置左右，亦合古代职官之常态。青，右工尹名，《人名编》见收工尹，相当于三晋的工师，主造器物者。攻，郾国铭刻中的“工”多作“攻”，与三晋的“冶”秦国文字的“工”相当，是器物的实际制造者。

关于“右”(冂)字，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右，助也。从口又。又者手也。手不足。以口助之。故曰助也。今人以左右为丌又字。则又制佐佑为左右字。于救切。古音在一部。”李学勤先生主编的《字源》(220页)指出：“由于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，他这种解释是不对的，‘口’在字形演变过程中，常常作为装饰符号或者区别符号，与口舌之‘口’无关。‘右’字是在‘又’字上加区别符号‘口’来分承‘又’的左右之义。”

关于“攻”(𢂔)字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击也。考工记攻木、攻皮、攻金注曰。攻犹治也。此引伸之义。从攴。工声。”这里的“攻”应该是“工”字。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说：工，巧饰也，象人有规矩，凡工之属皆从工。我们这里的这个“攻”就是工之属，工是声符。汤余惠先生在他的《战国铭文选》中也

指出：攻，燕国铭刻中的“工”多作“攻”，与三晋的“冶”秦国文字的“工”相当，是器物的实际制造者。^[7]^[66]

“尹”(𢂔)字虽然写法比较特殊，可是大家对它的认读却没有什么异议，但是其字形还是比较特殊的。何琳仪的《战国古文字典》(1335页和1336页)则把“尹”和“冓”字分开记录，并且指出“冓”是从肉、月声，燕器名，读尹，官名。也可能是指姓，与尹无差，字形有：𢂔，𢂕等。在汤余惠的《战国文字编》(180页)中则把两种字形都作为“尹”的异体字，而在李学勤先生主编的《字源》(222页)中则只收录了“尹”字，而且说明了它的源流关系(见图2)：



注：a来源于《甲文编》118页；b、c、g、h、i来源于《金文编》187页；d来源于《战国文字编》180页；e、j来源于《说文解字》64页；f来源于《篆隶表》195页。

图2 “尹”字关系源流图

并指出其为会意字，表示以手持笔，是“以手持笔会治事之义”。《字源》认为：“《说文解字》：尹，治也，从又从冂，握事者也。现在人们对尹的认识并没有高出许慎多少，而且多属于猜测，尹字发展都春秋为了追求字形的圆转对称，已经看不出以手持物的样子了”。^[16]^[222]这种观点和何琳仪对“尹”字的解释是一致的。另外笔者同意汤余惠的观点，认为可以把它们归为异体字。

“青”(冓)《说文解字》：东方色也。木生火。从生、丹。丹青之信言象然。凡青之属皆从青。本来是一种颜色，这里是人名。

8.“其”(𢂔)攻竖或者有的为“其攻众”，其代指工尹，攻为“工”。众、竖为工名，《人名编》均见收。

根据《战国文字编》，“冂”(298页)字的写法有以下种类：𢂔(楚·包山7)、𢂕(三晋·货系1605)、𢂖(三晋·中山圆壶)、𢂖(齐·玺彙0253)、𢂔(楚·郭店·老甲23)、𢂔(楚·郭店·老甲27)、

𠂇(三晋·雍王戈)、**𠂇**(燕·子禾子釜)。

这些字形跟“其”的甲骨文𠂇、小篆𠂇均有较大差异,而小篆出现得更晚,显然是两者的合并。战国文字中的“其”有“𠂇”“𠂇”两种写法,这是由于笔画数量的增减构成的异写字,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。李学勤先生主编的《字源》(407页、408页)分别收录了这两种字形,并且指出“𠂇”是“其”的简化字,它们属于“异体并行,音义相同”;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1108载:“丙丁死者,其西受兌,𠂇女子也。”“其”“𠂇”二形见于同一简,今本《墨子》𠂇字很多,与其通用无别。据𠂇宏刚考证,“𠂇”字的产生、演变源远流长,最早当由“𠂇”字衍生而来。他指出:“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·𠂇部》:‘𠂇,下基也,荐物之𠂇,象形。凡𠂇之属皆从𠂇。读若箕同。’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:‘平而有足,可以荐物。’‘荐’古指祭祀时,献牲祭品。𠂇即指古代放置祭品的祭器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又曰:‘字亦作𠂇。’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谓𠂇、𠂇为‘其’之古字。宋代丁度《集韵》:‘其,古作𠂇’。《康熙字典》其条下谓:‘古文𠂇、𠂇。查古今书证𠂇与𠂇最早见于先秦古文献,方述鑫撰《甲骨金文字典·𠂇条》;反臣𠂇宗主。’汪仁寿《金石大字典》𠂇条下引𠂇字见于《古泉汇》。此外,先秦古证还有《穆天子传》:‘赤鸟之人𠂇。’《墨子·公孟》:‘是犹命人葆,而去𠂇冠。’至两汉时期,其字古文𠂇、𠂇则多出现于金石碑文之中,如《泰山都尉孔庙碑》:‘於𠂇时雍,抚兹岱方。’”^[17]事实上,在秦汉以后,“其”字就逐渐代替了“𠂇”“𠂇”二字,成为我们今天通用的“其”字。

“𠂇”为什么会和甲骨文有这么大的差异,《字源》对此是这么解释的:“其”在甲骨文中只有字形“𠂇”(《甲骨文编》,205页),早在殷周后期它的下面就有加一横作为饰笔的写法,如“𠂇”(《金文编》,303页)到了西周时代,下面又加了两个断开的小横“𠂇”,后来逐渐竖起来“𠂇”(《金文编》,303-307页),到了战国时期,其字的变异写法更多,有的就是只取其下半部分,就是两部分合在一起,并且一直演化到现在的“其”字。^[16]^[407]

9.“竖”(**𠂇**)是人名,在《人名编》里就有,写法也比较传统,跟小篆相比少了一个“又”字,这只是“竖”的一种异体写法。

最后,把这片铭文总的意思翻译为:郾王𠂇监制,由右工尹青主办、工匠竖为仪仗队制造的鎒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潘范学. “𠂇”字的由来[N]. 漯河晚报(副刊), 2013-06-03(09).
- [2]李运生. 郢城人说𠂇字[N]. 漯河日报, 2014-07-03(06).
- [3]傅斯年. 大东小东说[M]//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.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. 台北: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 1930:101-102.
- [4]李学勤, 郑绍宗. 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 [M]//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. 古文字研究:第7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2:125.
- [5]陈梦家. 六国纪年[M]. 上海:学习生活出版社, 1955:90.
- [6]何琳仪. 战国文字通论(订补)[M]. 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3:114.
- [7]汤余惠. 战国铭文选[M]. 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 1993.
- [8]黄盛璋. 燕、齐兵器研究[M]//中国古文字研究会, 中华书局编辑部. 古文字研究:第19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2:12.
- [9]汤余惠. 读金文琐记[M]//刘钊. 中国古文字研究:第1辑. 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 1999:60-61.
- [10]胡长春. 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[M]. 北京:线装书局, 2008:237.
- [11]曾四美. 说燕王喜戈中的两个字[EB/OL]. [2008-11-23]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54.
- [12]朱德熙. 古文字考释四篇[M]//中国古文字研究会, 中华书局编辑部. 古文字研究:第8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3:18-19.
- [13]吴振武. 释“受”并论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 [M]//中国古文字研究会,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, 中华书局编辑部. 古文字研究:第14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6:51-59.
- [14]姬娜. 战国郾君戈器铭文考释评议[D]. 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, 2005.
- [15]石永土. 郢王铜兵器研究[G]//中国考古学会.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1985:98-107.
- [16]李学勤. 字源[M]. 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;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2.
- [17]𠂇宏刚. “𠂇”字源流考[EB/OL]. [2010-01-16]. <http://blog.sina.com>.